

弘

簡

錄

弘簡錄卷一百八十

明刑部員外郎仁和弘齋邵經邦學

皇清翰林院侍講學士四世孫遠平校閱

道學 宋九之五

陸九淵

子待之兄九

附 錢時

袁燮

子前

沈煥

舒璘

薛季宜

陳傅良

蔡幼學

葉適

附 戴溪

陸九淵字子靜唐相希聲八世孫祖德遷避五代亂居撫州金

溪父賀以學行爲鄉里所宗冠婚喪祭咸采古禮而行生子六

人

諸備載

乾道中九淵登進士初調靖安主簿終母憂改崇安

史浩薦召審察不赴除國子正教諸生無異在家時轉救令所

副定官九淵少聞靖康間事慨然有感於復讐之義常訪勇士

與議恢復大畧因輪對陳五論一讐恥未復願博求天下豪俊

舉論道經邦之職二願致尊德樂道之誠三論知人之難四論事當馴致而不可驟五論人主不當親細事帝稱善未幾改將作監丞給事王信馭還奉崇道祠歸學者輻湊每聞講席戶外屢皆滿耆老扶杖觀聽自號象山翁學者稱象山先生光宗差知荆門軍陳牒者無早暮得自造于庭悉爲立期如約而至卽酌情決之然多所勸釋其有涉人倫者諭令自悔以厚風俗惟不可訓者始寘之法其官吏之貪廉民俗之善惡習尚之淳漓皆素知之有訴人殺其子者九淵曰不至是已而其子果無恙或訴盜竊取而不知主名九淵爲捕二人至訊之果伏辜盡得其所竊以還訴者吏大驚傳以爲神中嚴保伍羣盜屏息荆門居江漢之間爲次邊而無城九淵以爲郡南捍江陵北援襄陽東護隨郢西當光化夔陵之衝其山則由胡陽以趨水則由郢

城以涉荆門固則四隣有所恃否則有背脅腹心之虞而城池  
闕然將誰與守乃請於朝力濬築之民恃以亡恐罷關市讓察  
商賈畢集課日益增舊用銅錢因近邊以鐵錢易之行銅有禁  
而貼納如故九淵曰旣禁之矣又使之輸耶悉蠲之以時教射  
民得與軍伍中者均賞薦其屬不限流品常言古者無流品之  
令而賢不肖之辨嚴後世有流品之分而賢不肖之辨畧每早  
禱雨卽應郡人異之逾年政行令修民俗爲變諸司交薦周必  
大嘗稱荆門之政以爲躬行之效一日語所親曰先教授兄有  
志天下竟不得施以沒又謂家人及僚屬曰某將告終會禱雪  
後二日沐浴更衣端坐至午而逝賜諡文安會葬者以千數寶  
慶二年錄子孫官 子持之字伯微七歲能文從父授徒學者  
數百人有未達卽爲敷釋荆門郡治火倉卒捐授中程父器之

會侂冑用兵持之深以爲憂乃歷聘九江見徐誼語曰自古興  
事造業必有學以輔之後世則以血氣盛衰爲銳惰故三國兩  
晉諸賢往往不克有終明公更天下事變多矣未來一事而朝  
思夕惟利害先入于中愚恐其爲之難也誼憮然時議防江持  
之請擇僚吏察地形孰險而守孰易而戰孰隘而伏毋專爲守  
江具又之鄂謁薛叔似頃安世之荆謁吳儼皆欲留之持之謝  
歸著書十篇名懃說嘉定三年試中江西詩選司徵爲東湖書  
院山長寧宗時遷迪功郎乞歸不許理宗轉修職郎差幹辦浙  
西安撫司致仕所著有易提綱諸經雜說孫溥咸淳七年補下  
州文學

兄九齡字子壽幼穎悟端重十歲喪母哀毀如成人稍長入郡  
庠秦檜禁程氏學九齡獨尊其說久之聞郡博學黃老不事禮

法慨然嘆曰此非吾所願也遂歸請學自相師友和而不同學者稱爲二陸吏部員外許忻有名中朝退居臨川少所賓接一見九齡與語大悅盡以當代文獻告之自是益大肆力於學播聞百家晝夜不倦悉通陰陽星曆五行卜筮之說性周謹不苟涉獵入太學司業汪應辰舉爲學錄復登乾道進士教授桂陽軍會茶寇竊發聲推旁郡人心震懾郡從衆請令九齡主義社以備寇門人多不悅九齡曰文事武備未嘗有二古者比閭之長卽五兩之率士而恥此反令豪俠武斷者專之矣遂傾其事調度屯禦皆有法則暇則與鄉子弟習射郡縣倚以爲重遇歲惡剽劫者過其門相戒不敢犯尋改興國軍地濱大江俗儉嗇鮮知學九齡益嚴規矩肅衣冠如臨大衆勸綬引翼士類興起丁繼母憂服除調全州未上得疾早起對客語猶以天下學術

人才爲念至夕整襟正臥而卒年四十九寶慶二年特贈朝奉  
郎直秘閣賜諡文達 第九節字子美所著有梭山文集家制  
州郡圖學者稱梭山先生

楊簡字敬仲慈溪人登乾道進士授富陽主簿陸九淵道過富  
陽問答有所契遂定師弟之禮富陽民多服賈簡爲興學養士  
文風益振遷紹興司理叅軍紹興陪都臺府鼎立簡行獄必親  
用法持平惟理之從一府史觸怒帥令簡鞠之簡白其無罪帥  
欲令指擿其往事簡不奉命帥怒簡取告身納帥前爭愈力以  
朱熹薦差浙西撫幹白尹張杓宜因凶歲戒不虞乃令簡督三  
將兵接以恩信出諸葛亮兵法肄習之軍政修明衆大和說擢  
知嵯縣外艱去改知樂平興學訓士諸生感悟有泣下者楊石  
二少年爲民害名糞獄中諭以禍福咸願自新自是邑人以訟

爲恥夜無盜警路不拾遺紹興五年召爲國子博士老少率縣民隨出境外呼曰楊父會訟趙汝愚究罷主管崇道觀轉朝奉郎嘉泰四年遷朝散郎賜緋衣銀魚權發遣全州嘉定初歷除秘書著作郎兼權兵部考功郎官轉對極言經國之要弭災厲消禍變之道又言旱蝗所致咎在人心帝爲感動遷將作少監禮部郎官入對往復漏過八刻上目送久之兼國史實錄院以所陳言未行求外知溫州以廉儉自將移文首罷妓籍尊敬賢士禁止私鹺伸明紀律吏不敢犯所至閭巷雍睦無忿爭羣民皆畫像事之入爲駕部員外郎老稚扶擁緣道傾城哭送再遷軍器監兼工部郎官加朝奉大夫值金國饑中原民歸者日以數萬計簡奏乞撫之不報有疾請去以直寶謨閣主管玉局觀起授朝請大夫右文殿修撰賜紫衣金魚進待制賜金帶理宗



轉朝議大夫爲直學士封慈溪縣男累加中大夫尋以資議  
學士大中大夫致仕卒贈正奉大夫簡旣受教象山自言惟口  
覺心曾湛然清明應用無方動靜一體乃知此心本靈本神本  
明本廣大驗之天下萬世奚獨簡心如此惟百姓日用而不知  
爾乃諄諄爲學者剖析孔子所言忠信爲大道忠者實信者誠  
子思中庸庸者常也日用平常也孟子亦云徐行後長卽堯舜  
之道以羊易牛是心足以王惟不爲詐僞而求之幽深高遠乃  
爲知道所者有甲乙藁冠婚喪禮釋菜禮石魚家記已易啓蔽  
等書其論治務最急者五。一謹擇左右大臣近臣小臣。二擇賢  
以久任中外之官。三罷科場而行鄉舉里選。四罷設法道淫。五  
修諸葛武侯之正兵以備不虞。其次急有八。一興屯田以省養  
兵。二限民田以漸復古。三禁榷酤羣飲。四罷私買折帛鹽請無

名之賦五擇賢士教之太學教成便分掌諸州之學各擇井里之士聚而教之又分掌其邑里之學六取周禮會議熟講其可行於今者行之七罷妓籍禁淫樂八修書以削邪說此簡之志也後咸淳間制使劉黻卽其居作慈湖書院門人錢時字子是淳安人幼奇偉不羣讀書不爲世儒之習以易冠漕司旣而絕意科舉究明理學提刑袁甫作象山書院招主講席興起政事多所裨益郡守及新安紹興守皆厚禮延請開講郡庠其學大底發明人心論議宏偉指擿痛快聞者皆有得焉喬行簡知其賢特薦之言時風負才識尤通世務田里之休戚利病當世之是非得失莫不詳究而熟知之不但通詩書守陳言而已授館閣校勘詔守臣錄其所著書來上未幾出佐浙東倉幕李心傳奏爲史館檢閱轉對敷陳剴切皆聖賢之精微旋以國史宏

綱未畢求去授江東帥屬歸其書有周易釋傳尚書演義學詩  
管見春秋大旨四書管見兩漢筆記蜀阜集冠昏記百行冠冕  
集寶祐間守季鏞祠于學號融堂先生

袁燮字和叔鄞人生而端粹專靜乳媪置槃水其前玩視終日  
夜臥常惺然稍長慨然以名節自期入太學登第調江陰尉常  
平使羅黥檄振恤浙西饑荒令每保蓄一圖悉載田疇山水道  
路以居民分布其間書其名數治業合保爲都合都爲鄉合鄉  
爲縣振之無遺後有征發爭訟追胥按圖立決連丁家艱寧宗  
立名爲太學正論救朱熹趙汝愚出爲浙東帥幕嘉定初累除  
宗正寺簿審院編修權考功郎官太常丞知江州改提舉江西  
常平權知隆興名爲都官郎中遷司封入對官陛下卽位之初  
委任賢和正士鱗集因竊威權者從旁呶呶彭龜年逆知必亂

顯言其姦反以罪去自是權臣得肆幾危社稷陛下嘗追思此事臨朝大息斯人猶在必大用之固已深知其忠矣今正人端士不乏願陛下嘗存此心不厭剴切崇獎朴直天下何憂不治又言臣昨勸陛下勤學好問聖訓答以問則明臣退與朝士言莫不稱善而側聽十句猶昔之端拱淵默臣竊惑焉夫既知如是而明則當知反是而闇明則輝光旁燭無所不通闇則是非得失懵然莫辨帝納之由國子司業遷祭酒延見諸生訓以反躬勉已忠信篤敬聞者悚然有得兼崇政殿說書除禮部侍郎兼侍讀與史彌遠爭和議臺論罷之以寶文閣待制提舉鴻慶宮起知溫州進直學士卒其學初得於陸九齡與同學沈煥楊簡舒璘相切磨復師事九淵發明本心之指每言人心與天地一本精思以得之兢業以守之則與天地相似學者稱爲潔齋

先生後諡正獻。子甫字廣微，少服父訓，學以聖人爲師，自得爲貴。從楊簡遊，自謂吾觀草木之發生，聽禽鳥之和鳴，與我心契，其樂無涯。登嘉定進士第一，調建康軍節度判官，入爲秘書正字，轉對言當今可懼有五：其一，端良者斥，諂諛者用，何以作忠臣敢諫之氣？其二，兵戈旣興，餽餉不繼，根本日虛，恐有蕭牆之憂；其三，君上深居高拱，臣下奉行簿書，獨運密謀之意，勝而虛心咨訪之意微；天下迫切之情，何山上聞？其四，外患未弭，內患方深，上下熙熙，自謂雅量足以鎮浮，而不知宴安實爲鴆毒；其五，庸夫儉人苟求富貴，交結近倖，賄略權貴，禍亂幾萌，不可悉數。未聞大明黜陟，將何以答天譴？召和氣哉！遷校書郎，又陳邊事之病不在外而在內，偷安之根不去，規模終不立，壅蔽之根不去，血脈終不通，忌嫉之根不去，將帥終不可擇，欺誕之根

不去兵財終不可治祖宗立法凡大事雖委中書然必擇風采  
著聞者爲臺諫敢於論駁者爲給舍所以戢官邪肅朝綱也今  
日誠體是意豈復有偷安壅蔽者哉出通判湖州考常平敝原  
以增積貯核隱產增附嬰兒局轉秘書郎知徽州治先教化崇  
學校訪便民事以上請蠲減婺源絀捐并茶租折帛月椿等錢  
豫蓄常平義倉典修陂塘初築橋梁父娶服除改知衢州創立  
旬講務以理義淑士心歲撥千緡養士屬邑積苦預借甫爲代  
輸三萬餘緡蠲放四萬七千緡郡故有義莊增廣良田二百畝  
移提舉江東常平遇水旱不均重以雨雪道殣相望甫亟發庫  
粟之積住催新舊窳名遣官分行振濟病者予藥餌會江閩寇  
迫饒信甫慮民情易動分榜諭安之寇迄不敢犯兼提黠木路  
刑獄移司番陽問民疾苦薦循良劾姦貪決滯獄所至請學官

講說初書院貴溪之南以祀陸九淵值霜殺桑夏雨久湖溢  
諸郡大水甫請於朝給度牒振恤之盜起常山調兵屯廣信以  
備都城大火甫上封事言上下不交以言爲諱天意人心實同  
一機災變之作端由於此願陛下因其所可見察其所不可見  
行至公無私之心全保護大臣之體率屬羣工大明黜陟典天  
下更始歲復旱再請度牒緡錢綾紙以助振恤初藥院療疫癘  
前後五年所活殆不可計彗星見應詔上疏言皇天所以震怒  
由愁苦之民衆人民所以愁苦由貪冒之風熾願一變上下交  
征之習爲大公至正之歸上順天意下合人心自然災變不生  
矣尋除直徽猷閣知建寧府兼福建運判閩鹽隸漕司抑州縣  
變賣公私苦之甫奏復舊劍兼代輸泉漳興化民丁米錢所屯  
左翼軍本備嗣寇招捕司移之江西甫檄使還營遇唐石有寇

卽調之以行名爲秘書少監入見奏無逸之義知稼穡艱難自  
然逸欲不起乞力守更化以來求賢如不及之意專意經術愛  
養精神無消天下讜言之氣遷起居舍人兼崇政殿說書奏剛  
之一字最切於陛下所謂真剛者當爲之。事必行不當爲者斷  
而勿行陛下徒有慕漢宣之名而乃墮元帝文宗之失蓋山不  
知剛德之真不用於斥邪佞而反用於逐賢人也俄兼中書舍  
人論鄭清之行履畝輸券之令有司避貴虐賤有力者未應令  
而追呼迫促破家蕩產先及於中下之戶人心悲痛亡聊本朝  
立國以仁陛下以此舉仁乎否乎帝爲惻然史嵩之帥江西甫  
當行詞奏臣本與嵩之同里其父彌忠與臣有故每戒勿輕議  
和而嵩之力主和議父子異心之人朝廷用之臣竊未解旣而  
嵩之權刑部尚書復奏臣於嵩之本無讐怨但國事所係誼難



緘默終不與書詰命迺出知江州王遂抗疏力爭帝轉以授其兄肅未幾除甫知婺州不拜嘉熙元年復爲中書舍人入見帝問邊事甫奏四事曰固江陵堰瓦梁與流民復業及嵩之移京湖沿江制置又奏嵩之輕脫難信去年在淮西王檝山淮西而來北軍踵之今又併湖南付之臣恐復以誤淮西者誤湖南也不報擢權吏部侍郎入見奏江湖暴涌旱魃爲虐楮幣蝕其心腹大敵剝其四肢危亡之禍近在旦夕乞乘一德塞邪徑遷兵部侍郎奏岳珂總餉二十年焚林竭澤今反以知兵得名疏入珂補外甫遷吏部侍郎兼國子祭酒日名諸生叩其問學爲講明義理時邊遽日至甫條上十事至爲明備權兵部尚書兼吏部卒贈通奉大夫諡正肅有孝說孟子解後省封駁信安志江東荒政錄防拓錄樂事錄及文集行世

沈煥字叔晦定海人試入太學登乾道進士授除姚尉揚州教授名爲太學錄孜孜訓誨以所躬行者淑諸人晝暮延見學者益以傳道講習爲務同僚忌其立異煥不顧也會克殿試考官唱名日序立庭下帝偉其儀觀遣內侍問姓名衆滋忌之或勸以姑營職業道未可行煥曰道與職有二乎適私試發策引孟子立乎人之本朝而道不行恥也爲問言路指爲訕請黜之在職纔八旬調高郵軍教授去後克幹辦浙東安撫司公事高宗山陵安撫鄭汝諧奏克修奉官時百司次舍供帳酒食之需供給不暇煥移書御史言國有大戚臣子安敢宴樂自如請明示以喪記本意使貴近哀戚之心重則妾舍菲食自安不煩彈劾而須索絕矣從之尋除知婺源三省類薦轉通判舒州開居雖病猶不廢講讀卒時惟以母老爲念善類凋零爲憂周必大謂

立朝不能推賢揚善負此益友予當愧叔晦叔晦不愧予也煥  
人品高明造詣誠篤中或有所未安不苟自恕晝嘗觀諸妻于  
夜嘗卜諸夢寐兩者無愧然後卽安寶慶二年追贈直華文閣  
諡端憲

舒璘字元質奉化人初從張栻遊有所聞幣入太學事陸九淵  
朝夕不離刻苦磨厲改過遷善日有新功又徙步往謁朱熹呂  
祖謙于婺相與講學必求弗畔于道以書告其家曰敝床粗席  
總是佳趣柳風沐雨反爲美境其篤志若此登乾道進士兩授  
郡教授不赴繼爲江西轉運司幹辦公事或忌璘所學望風心  
藏及與居處了無疑問久之遷徽州教授習俗不尚詩禮久不  
貢貢士學幾無傳璘作詩禮講解俾家傳人習自是學者浸盛  
丞相留正稱爲當今教官第一司業汪達首薦遷知平陽縣郡

政頗苛民病之璘以轉告太守辭嚴義正守爲之改容後終宜州通判與沈煥皆同志友樂于督教嘗曰師道尊嚴璘不如煥若啓迪後進煥不逮璘袁燮謂其篤實不欺無毫髮矯僞楊簡亦云孝友忠實道心融明樓鑰曰其接人處已如熙然之陽春淳祐中特諡文靖

薛季宣字士龍永嘉人起居舍人徽言之子少孤鞠于伯父敷文閣待制弼年十七荆南帥袁溉辟書寫機宜文字溉嘗從程頤學盡以其學校之於古封建井田鄉遂司馬法之制靡不研究講畫冀可行於時及見渡江諸老問經理大畧得中興韓岳事甚悉劉錡鎮鄂渚季宣說琦言武昌兵寡勢弱宜早爲備錡不聽及與金兵交稍稍資季宣計畫未幾汪澈宣諭荆襄金兵趨江上詔成閔還師入援季宣說澈曰閔旣得蔡有破竹之勢

宜守便宜勿遣而令其乘勝下穎昌道陳汝趨汴都金且內顧驚潰可不戰而屈其兵矣又不川時江淮士民間金兵且至皆預遣其孥或繫馬于庭以待季宜獨留家與民期曰吾家卽汝家有急當偕死聞者亦自奮會多盜立保伍法因地形便合以爲總不限以鄉諸總必有圍以習射禁捕博雜戲而許以武事角勝負每鄉置一樓盜發伐鼓舉炸盜輒獲又請於宣諭司得賊艦十甲士三百於縣治白鹿磯安樂口各置戍兵人心以安樞使王炎薦之名爲大理寺簿未至爲書謝炎曰主上天資英特羣臣無將順緝熙之具幸得遭時不能格心正始以建中興之業徒僥倖功利夸言以眩俗雖復中夏猶無益也爲今之計莫若以仁義紀綱爲本至於用兵請俟十年之後時江湖大旱流民北渡江宰相虞允文白遣季宜行淮西收以實邊乃爲度

廢田相原隰復合肥三十圩立二十二莊於黃州凡爲戶若干  
語人曰吾非爲今日利也邊界有警柵合肥之圩可斷江以保  
巢湖葺黃州諸莊則西道有屏蔽矣題言光州守宋端友以招  
集爲名雜舊戶奏以幸賞孝宗怒下大理治端友以憂死因奏  
左右之人託正以行邪僞直以售佞薦進人物曾非誦言悉自  
不意中游揚中傷爲人君者不可不鑒齊威之誅賞卽墨之毀  
譽也帝曰朕方圖之季宜又言淮郡城工繁費鉅萬率中使督  
視卒卒成之臣行過合肥一夕風雨墮樓五堵深陽南壁闕而  
若巢痺陋如故陛下將安取此然外事無足道臣所深憂得根  
未除權臣近侍陰擠正士而陽稱道之儻一意冒聽臣恐蹈石  
蹶王鳳鄭注之奸也又言近間陛下或以好名棄天下人才夫  
好名特爲士大夫學問之累若人主爲社稷計惟恐士不好名

誠人人好名畏義何事不立帝稱善恨得之晚命進兩官除大理正凡奏請論薦皆報可允文不樂出知湖州會戶部以厝付場務錙銖皆分隸經總制季宣奏言自經總制立額州縣皆罄空以取贏雖有循良之吏思稍寬而不得若復額外征其強半徒見束手無策安所從出哉戶部譙責愈急季宣益力爭乃收還前令改常州未上卒年四十有詩書春秋學庸論語訓義藏于家

陳傅良字君舉瑞安人幼習科舉患程文之弊思黜其說爲文自成一家人爭傳誦從者雲合由是名擅一時永嘉自鄭伯熊薛季宣皆以學行聞伯熊於古人經制治法討論尤精傅良皆師宗之而得於季宣之學爲多及入太學復與呂祖謙張栻友善祖謙爲言本朝文獻相承餘序栻傳以主敬集義之功學乃

日進四方聞而受業者愈衆登進士甲科教授泰州參政龔茂良薦改學錄出通判福州丞相梁克家領帥事委傅良平一府曲直傅良一斷以義強禦者不得售其私乃陰結言官論罷之後五年起知桂陽軍光宗時稍遷提舉常平茶鹽爲轉運判官湖湘民無後者官輒沒入其貲傅良曰絕人嗣非善政也聽得立異姓爲後復者幾二千家轉浙西提點刑獄召爲吏部員外郎去朝四十年至是入都鬚鬢無黑者都人聚觀嗟嘆號老陳郎中傅良爲學自三代秦漢以下靡不研究一事一物必稽於極而後已又潛心本朝太祖開創本原輪對言太祖垂裕後人以愛惜民力爲本自熙寧以來用事者始取太祖約束紛更之諸路上供歲額增於祥符一倍崇寧率增至十數倍其他雜歛熙寧取之別項封椿充以常平寬剩禁軍闕額之類而無額上



供起於元豐經制起於宣和總制月椿起於紹興皆迄今爲額  
以後茶引盡歸於都茶場鹽鈔盡歸于權貨務秋苗斗斛歸於  
綱運州縣皆不得預至無以供則豪奪於民取之斛而折變科  
敷抑配贓罰而民困極矣方今之患何但四存民力之寬不  
寬卽知天命之永不永矣臣願陛下以救民窮爲己任推行太  
祖未泯之澤以爲萬世無疆之休又言今之民力竭於養兵尤  
莫甚於江上之軍都統司謂之御前軍馬雖朝廷不得知總領  
所謂之大軍錢糧雖版曹不得與事權不一施行不專雖欲寬  
民其道無由誠使都統司之兵與向者在制置司時無異總領  
所之財與向者在轉運司時無異則內外爲一體民力可得而  
寬矣帝從容嘉納勞曰卿昔安在朕不見久矣其以所著書來  
上退取周禮說十三篇上之遷秘書少監兼實錄院檢討嘉王

府贊讀紹熙三年除起居舍人明年兼權中書舍人上得心疾  
視章疏不時傅良疏言一國之勢如人一身但乘卽致疾若今  
日遷延某事明日阻節某人卽有姦檢乘時爲利內外之情不  
接威福之柄下移其極至於天變不告邊警不聞禍且不測矣  
帝悟會疾稍平過重華宮而明年重明節復以疾不往丞相以  
下至太學諸生皆力諫不聽方名內侍陳源爲押班傅良不草  
詞上疏言陛下之不過宮者特誤有所疑而積憂成疾以至此  
爾臣嘗卽陛下之心反覆論之竊自謂深切陛下旣許之矣未  
幾中變以誤爲實而開無端之獄以疑爲真而成不瘳之疾是  
陛下自貽禍也書奏帝將從之百官立班以俟帝出至御屏皇  
后挽帝回傅良趨上引帝裾后叱之退而哭于庭后益怒傅良  
下殿徑行詔改私開修撰不受寧宗立召復職兼侍讀直學士

院同寅錄院修撰有詔朱熹與在外宮觀傳良言熹難進易退  
內批一下舉朝驚愕臣不敢書行中丞謝深甫論其言不顧行  
出提舉興國宮佾冑黨交疏削秩罷居嘉泰二年起知泉州辭  
不赴授集英殿修撰尋以賀謨閣待制致仕終于家年六十七  
謚文節所著有詩解訓詁周禮說春秋後傳左氏章指行于世  
蔡幼學字行之傅良同縣人自幼從學以文名年十八試禮部  
第一廷試對策言陛下資雖聰明而所存未大志雖高遠而所  
趨未正治雖精勤而原本未立即位之始首望太平延今十年  
風俗日壞紀綱日亂人心益搖吏慢兵驕財匱民困初恥一相  
難立更置二相以爲美談然或以虛譽惑聽自許立功或以緘  
默容身不能持正蓋指虞允文梁克嘉也又言自漢武帝志在  
用兵大司馬大將軍之權反重丞相反輕公孫弘之徒專務苟

合取容不立相業自是宣元用許史成帝用王氏哀帝用丁傅  
卒貽無窮之禍今外戚張說陛下媿子使預兵柄其人無一才  
可取宰相忍與同列曾不羞恥按其罪名宜在公孫弘上孝宗  
覽之不憚得下第教授廣德軍父憂改潭州執政薦除敕令所  
刪定官入對言大恥未雪境土未復陛下睿知神武志在有爲  
而爲苟且之議委靡之習所誤帝喜曰卿意欲朕立規模爾尋  
丁母憂光宗朝由太學錄改武學博士擢秘書正字兼實錄檢  
討遷校書郎上不朝重華宮幼學疏言陛下身體髮膚壽皇所  
也宗社人民壽皇所命疇昔慈愛有惑於心亟宜獨出聖斷復  
父子之歡弭宗社之禍不報寧宗卽位奏爲君之道其要有三  
首事親次任賢寬民而本英先於講學比年小人謀傾君子爲  
安靖和平之說大臣當典治而以生事疑近臣當效忠而燬忤

首損遂至九重深拱羣職盡廢多士盈庭一籌莫吐苟非聖學日新求賢如不及何以作天下之才乎又言自有免役積剩無額上供大禮進奉贍學糴本經制錢之後又有和買折帛總制月椿大軍錢至於茶鹽酒榷稅契頭子之屬積累增多較之祖宗無慮數十倍民困極矣帝稱善將進用之爲侂冑所忌內批除提舉福建常平陞辭復勸上重大臣之責無故不可廢經筵輕儒術易臺諫既至官講行荒政毋事吞訪朱熹而後行侂冑愈不悅令劉德秀劾能奉祠凡八年起知黃州改提點福建刑獄未行有勸侂冑收召海內名士者乃以幼學爲吏部員外郎入見舉建炎間滅婺州和買絹折羅事言陛下除兩浙丁錢視高宗無間若一日之間行得如此一事一年有三百六十事奈何兵事一開諸路惟鋒鏑轉餉之艱江湖以南有譟募糶需之

授願自今一以愛惜邦本爲念遷國子司業宗正少卿兼權中書舍人佞胄誅餘黨尚熾幼學次第彈繳竄黜號爲稱職凡佞胄所壞官制一切釐正時正學久劄士專於聲律對偶學問口支嘉定初幼學同樓鑰知貢舉始取義理之文士習漸正尋直學士院內外制溫雅得體人多稱之累除刑吏二部侍郎趙師辨除知臨安幼學論其婚權臣進官命遂寢改兼侍讀除龍圖閣待制知泉州徙建康福州福建安撫使政尙寬大惟恐傷民會提舉司令民以田高下藏新會子不如令者籍其費幼學曰罔民而可吾忍之乎力求罷去以寶謨閣直學士提舉萬壽宮復名權兵部尚書兼修玉牒尋兼太子詹事入對言朝廷歲遣厚幣入金值其有難不果納遽以兵叩邊索取且肆其侮慢形之文辭天怒人憤願伸大義以破其謀上悟始詔與金絕因請

固本根以弭外虞示意向以定衆志分汲引以合材謀審慎附  
以一南北帝稱善一夕感異夢星隕于室西南隅遂卒年六十  
四生平器質凝重莫窺其際終日危坐一語不妄發及辨論義  
理縱橫闢滲然如決江河雖辯士不及中年述作益窮根本  
非開教化之大山性情之正者不道嘗續司馬光公卿百官表  
年曆大事記備忘辨疑編年政要列傳舉要凡百餘篇傳世  
葉適字正則與戴溪俱永嘉人爲文藻思英發登淳熙進士授  
平江節度推官母憂改武昌判官史浩薦改浙西提刑幹辦公  
事士多從之游以參政龔茂良薦召爲太學正遷博士輪對奏  
恢復之事其難有四其不可有五今之國是謂置不共戴天之  
讐而自爲虛弱一也國是既然議論不一奇謀秘畫止於乘機  
待時植本自固其難二也事之本末功之首尾前後不相爲謀

其可以始終倚重策勵期望者付託於誰此人才之難三也既  
循守舊模而欲舉一世之人報君父之讐則形勢乖阻誠無展  
足之地此法度之難四也又有甚不可者兵以多而至於弱財  
以多而至於乏不信官而信吏不任人而任法不用賢能而用  
資格此五者舉天下以爲不可動豈非今之實患歟願講利害  
明虛實斷是非決廢置在陛下不沮不喪而已讀未竟帝感頷  
曰朕比苦目疾此志已泯誰克任此惟與卿言之耳除太常博  
士兼實錄院編修嘗薦陳傅良等三十四人後皆名用林栗劾  
朱熹適上疏匡救語在栗傳光宗嗣位由秘書郎出知蘄州入  
爲尙左郎官勸上不可以狐疑而問恩義畏忌而廢朝綱時事  
無鉅細皆廢不行人情離阻適又奏自今宜於過宮之日令宰  
執侍從先詣起居異時兩宮聖意有難言者自可因此傳致則



責任有歸不可復使近習小人增損語言以生疑或不報已而帝竟不往中外洵洵適貴宰相曰上有疾明甚父子相見當俟疾瘳公不播告在廷使臣子輕議君父可乎及孝宗崩變且不測適語知閣門蔡必勝曰國事至此子爲近臣庸可坐視蔡許諾遂與傅昌朝關禮韓侂胄三人定內禪議一時表奏皆適與汝愚裁定臨期取以授儀曹郎人始知其預議焉遷國子司業汝愚賞功將及適固辭曰國危效忠職也適何功之有又告汝愚曰侂胄所望不過節鉞宜與之汝愚不從適嘆曰禍自此始矣力求補外除太府卿總領淮東兵馬錢糧御史胡紘劾降兩官差知衢州起爲湖南運判遷知泉州入對言於寧宗曰治國以和爲體處事以平爲極臣欲人臣忘已體國息心旣往國報方來帝納之薦樓鑰丘宗黃度三人悉與郡會侂胄亦悔前過

自是禁網漸解矣除權兵部侍郎父憂服除召至時侂冑將啓  
兵端適因奏曰甘弱而幸安者衰改弱而就彊者興陛下申命  
大臣思報積恥規恢祖業竊謂必先審知彊弱之勢而定其論  
論定然後修實政行實德弱可變而爲彊矣所謂實政者當經  
營瀕淮沿漢諸郡各爲處所半實自守敵兵至則阻於堅城彼  
此策應而後進取之計可言至於御前四處大軍練之使足以  
制敵小大之臣試之使足以立事皆實政也所謂實德者當今  
賦稅愈重國計愈貧况欲規恢宜有恩澤乞詔有司審度何名  
之賦害民最甚何等橫費裁節宜先減所入之額定所出之費  
既修實政於上又行實德於下方可冀屢戰而不屈必勝而無  
敗也復除工部侍郎侂冑欲籍其草詔以動中外改權吏部侍  
郎兼直學士院以疾力辭未幾諸軍敗授寶謨閣待制知建康

府兼沿江制置使金兵大入。建康震動。邊募得市井悍少。并帳下願行者二百人。使采石將徐緯統以往。夜遇敵蔽茅葦中射之。應弦而倒。敵錯愕不進。又命石跋定山之人劫敵營。得其俘。以歸城中。始安進寶文閣兼江淮制置使。措置屯田。議立堡塢。使淮民復業。於墟落數十里內。依山水險要以守。春夏散耕。秋冬入堡。凡四十七處。又度沿江地。創三大堡。石跋則衛采石。定山則衛靖安。瓜步則衛東陽。下蜀西護溧陽。東連儀真。緩急應援。首尾聯絡。東西三百里。南北三四十里。每堡以二千家爲率。教之習射。無事則戍。有警則增募新兵。及抽摘諸州禁軍并堡塢居民共相守戍。每歲防秋。制司別募死士千人。以爲劫砦焚糧之用。自此流民漸歸。會侂冑誅。中丞雷孝友劾其附會。用兵奪職奉祠。凡十三年。官至寶文閣學士。通議大夫。適志意慷慨。

慨雅以經濟自負卒年七十有四贈光祿大夫諡忠定 戴溪  
字肖望少有文名淳熙五年省試第一監潭州南嶽廟紹熙初  
主管吏部架閣文字除太學錄兼實錄院檢討官正錄兼史職  
自溪始升博士通判慶元府改宗正簿累遷兵部郎官奏兩淮  
當立農官若漢稻田使者括開田論民主出財客出力主客均  
利以爲救農之策符離師潰溪奏沿邊忠義人及湖南北鹽商  
皆當區畫以銷後患會和議成命叅議張巖京口軍事數月召  
爲資善堂說書由禮部郎中六轉爲太子詹事兼秘書監景獻  
太子命講中府太學溪辭以非詹事職懼侵官太子曰講退便  
服說書非公祖毋嫌也復命類易詩書春秋論語孟子資治通  
鑑各爲說以進權工部尚書歷華文龍圖二閣學士嘉定八年  
以宣奉大夫致仕卒贈特進端明殿學士諡文端溪於宮僚中

以微婉受知然立朝建明多務秘密或議其殊之骨鯁云

弘簡錄卷一百八十一

道學 宋九之六

真德秀

魏了翁

李舜臣

子心傳道傳性傳

楊泰之

黃震

湯漢

方逢辰

增新

王應麟

真德秀字景元後更字景希浦城人十五而孤母吳氏力貧教之同郡楊圭見而異之妻以女選與諸子共學登慶元進士釋褐南劔州判官復中博學弘詞科遷太學正嘉定元年轉博士侂胄誅入對言權臣開邊南北塗炭今茲繼好豈非天下之福然而隨敵所要增歲幣之數函姦臣之首至於往來稱謂犒軍金帛與夫歸明流徙之人皆承之惟謹彼得無滋歟我子抑善

謀國者不觀敵情觀吾政事日者號爲更紀無以使敵情之畏服正恐彼資吾歲賂以厚其力乘吾不備以長其謀一旦挑釁而起恐無以應此有識所爲寒心又言當崇獎名節明示好尚大反覆轍加意新政上納之名試改祕書正字兼玉牒檢討遷祕書郎兼沂王府教授權直學士院入對言暴風雨雹災感懷皇之變皆賊吏所致乞開公道室旁蹊以抑小人道長之漸選良牧勵戰士以扼羣盜方張之銳改著作佐郎忌者讒之辭不拜兼禮部郎官疏言金有必亡之勢亦可爲中國憂蓋金亡則上恬下嬉恐多事之端反起于我時服其先見遷軍器少監爲起居舍人奏言嘉泰之失深於慶元往逐朱熹彭龜年貶呂祖儉周端朝當時近臣猶有爭之者至於呂祖泰之貶非惟近臣莫敢言而臺諫且力持之更化之初羣賢奮進未幾相繼罷去

彼傅伯成蔡幼學鄒應龍許奕諸人非必大有矯拂已皆不容於朝從此各務自全一辭不措設有大安危大利害羣臣暗嘿如此豈不殆哉會更鈔法配民藏楮告訐繁興抵罪者衆莫敢以聞德秀抗言一夫坐罪併籍昆弟之財盡室無辜沒入萬金之產被科率者至高下之不分鬻田宅者與大家不能免尚得謂之便民乎奏入其患稍息尋兼太常少卿充賀金國登位使行至盱眙聞金內變而返言于上曰臣所歷揚楚至盱眙沃壤無際陂湖相連民皆堅悍強忍此天所以屏障大江也顧田疇不歸溝洫不治險要不阨丁壯不練豪傑武勇不收拾一旦有警徒恃長江爲險豈不惜哉誠及今大修墾田之政專爲一司以領之數年之後積儲充實邊民父子爭欲自保因其什伍勒以兵法不待檄饒皆爲精兵矣時史彌遠爲相方以爵祿糜天



下士德秀慨然語劉焯曰吾徒當急引去使廟堂亦知世有輕  
富貴之人遂力求外授祕閣修撰江東轉運副使朝辭上諭曰  
卿力有餘但爲朕搏節財計以助邊用因奏國耻不可忘隣盜  
不可輕幸安之謀不可恃導諛之言不可聽至公之論不可忽  
上頷之江東旱蝗德秀講行荒政與留守憲司分部賑拯自領  
太平廣德與太守魏峴以便宜發廩檄教授林庠振給之所全  
活亾算微守林琰乏廉聲寧國守張忠恕規匿振米皆劾罷之  
還日父老數千送之郊外指道傍糞塚泣曰微公我輩相隨入  
此矣先是胡槻薛極每誚德秀迂儒及是政譽日間因倡言早  
傷本輕緣監司好名振贍太過使峴劾庠以撼之德秀抗章自  
辨上悟與峴祠授庠幹官擢德秀右文殿修撰知泉州初番舶  
畏苛征歲不過三四至德秀首行寬令至者相繼輪租令民自

槩有訟惟揭示姓名聽人自詣繩大家爲閭里患者親授方略禽獲海寇復徧行崖島審形勢增屯要害以備不虞十二年改集英殿修撰知隆興府承寬弛之後稍濟以嚴尤留意軍政欲分鄂州軍屯武昌迺廣鹽於贛與南安以弭汀贛鹽寇未及行丁母憂歸明年浙黃失守盜起南安悉如所慮十五年轉寶謨閣待制知潭州兼湖南安撫使以廉仁公勤率勵僚屬以周程朱張學術源流勸勉士類罷權酷除斛而免和糴立惠民慈幼倉及社倉義阡惠政畢舉月試諸軍捐其回易之利及官田租凡營中病者死未葬者孕者嫁娶者贍給朝廷有差從朱橐請以飛虎軍戍壽昌併致其家口德秀力爭止之討平江華縣賊蘇師幼武岡守臣司馬遵繳軍變誅其亂首理宗立召爲中書舍人尋權禮部侍郎直學士院奏言三綱五常扶持宇宙之棟

幹奠安生民之柱石。近者嘗川之事已往不可諫。將來願陛下益以舜處象爲師。討論秦王故事。追封立後。興滅繼絕。又言乾道淳熙間。位于朝者以饋送及門爲耻。任于外者以包苴入都爲羞。今餽賂公行。薰染成風。恬不知怪。廷臣斂斂者多于老成。雖嘗褒傅伯成。楊簡者。艾柴中行。儒學趙蕃。劉宰恬退。至忠亮敢言如陳宓。徐僑。廉吏如知袁州趙鉸。夫皆未蒙錄用上善之擢。直祕閣入對。又言蜀帥崔與之。閩帥楊長儒。皆有廉聲。乞廣加咨訪。上御清暑殿。進言昔高孝二祖儲神燕閒于此。仰瞻楹棟。當如二祖實臨陛下。向居密邇。東朝今宮閣之儀寢備。以一心而受衆攻。未有不浸淫蠹蝕者。惟學可以明此心。惟敬可以存此心。惟親君子可以維持此心。因陳古者居喪之法。與先帝視朝之勤。詔趣寧宗小祥。議羣臣吉服。德秀言孝宗行三年喪。

朝衣朝冠皆用大布惜當時不併定臣下之服可爲千載無窮之憾至孝宗崩羅點等議羣臣易月之後惟朝會治事權用黑帶公服時序仍衰服臨慰至大祥始除侂冑變亂限以小祥然帶尚不以金鞵不以紅佩不以魚鞍鞵不以文繡此於臣下何損朝議何傷議遂格德秀屢進雙言上虛心聽納彌遠外示嚴憚內實忌之謀所以撼德秀者未有以發會與工部尚書陳德剛論濟王贈典其黨梁成大李知孝莫澤相繼劾德秀罷之除煥章國待制提舉玉隆宮煥章嘗常又劾落職罷祠既歸修讀書起語人曰此人君爲治之門如有用我執此以往汀寇起薦陳輝有文武才常平使史彌忠用其言起輝討平之紹定五年進徽猷閣待制復知泉州百姓聞其來歡聲動地迎者塞路入境首禁諸邑預借兩稅決訟自卯至申猶未已或咎寬恤太驟

勸宜蓄養精神。荅曰：民困如此，寧身代其苦耳。時南外宗正司公族增至二千三百餘人，德秀爲設法請度牒給之，彌遠卒改顯謨閣待制。福建安撫使痛戒所部濫刑橫歛私徇贖貨罷市，令司平物價革里正督賦寬民間貴糴之價，以次第禽殄海寇。未幾聞金滅，朝議進取德秀以爲憂，疏言：移有用之兵甲以守無用之空城，運有限之金穀以治不耕之廢壤，收復之效未期，撥本之憂立見。惟陛下審之重之。召爲戶部尚書，入見上，迎謂曰：卿去國十年，每切思賢進三劄，陳祈天永命之本，用兵人材之難，攻戰守備之策，末謂敬者德之聚，儀狄之酒，南威之色，盤遊弋射之娛，禽獸狗馬之玩，有一于茲，皆足害敬。上欣然納之。除翰林學士，知制誥。踰年，知貢舉，已得疾，拜參知政事，同編修。勅令并經武要略乞祠，進資政殿學士，提舉萬壽觀，兼侍讀疾。

丞衣冠起坐神爽不亂遺表聞上震悼輟朝贈銀青光祿大夫  
謚文忠德秀長身廣額容貌如玉見者以公輔望之立朝不滿  
十年奏疏數十萬言皆切當世要務直聲震朝野四方人士想  
慕風采及宦遊所至惠政周洽中外交稱頌之亦以此取忌屢  
擯不用而望實愈彰偽學之禁方嚴德秀晚出挺然以斯文自  
任講習而服行之正學不絕于天下後世多其力也所著書最  
多惟大學衍義經筵進講盛行于時餘西山甲乙藁對越甲乙  
集經筵講義端平廟議翰林詞草四六獻忠集江東採荒錄清  
源雜誌星沙集志世稱爲西山先生

冊曰黃氏三書衍義爲最斯文作興所關甚大後生不揣  
希竊沾焉百年千載未知所艾

魏了翁字華父邛州人本姓高由繼魏氏自幼英悟數歲入學

儼如成人讀書過目不載覽年十五著韓愈論潛心正學從李  
燔輔廣遊時嚴僞學之禁了翁獨倡其說毅然不回登慶元進  
士授劍南西川節度判官召爲國子正改武學博士開禧元年  
召試學士院侂冑方開邊戮人莫敢言了翁對策言國家紀綱  
不立國是不定風俗苟偷邊備廢弛財用凋耗人材衰弱求之  
在我未見可以勝人之實願急於自修不可舉天下而試於一  
擲特治選之改祕書正字遷校書郎以親老乞外知嘉定州奉  
親還里侂冑誅史彌遠相了翁力辭召命丁生父憂解官心喪  
築室白鶴山下闢所舊聞知名士如游似吳詠牟子才皆造門  
受業尋差知漢州以敦化善俗爲治蠲積逋除科抑嚴戶婚交  
許民敬奉條教不敢犯適境內橋壞民有壓死者坐降秩奉祠  
未幾復官知眉州眉俗習法令持吏短長號難治了翁至乃尊

禮者考簡拔俊秀期望親爲講說詣學宮誘掖指授舉行鄉飲酒禮以示教化增貢士員以振文風復募願墾築江鄉館士論大服俗爲丕變以治行薦擢潼川路提點刑獄兼提舉常平又遷轉運判官戢吏姦詢民瘼舉刺不避權右風采肅然檄權遂寧增埤浚隍如敵將至後一年有潰卒攻掠旁郡知遂寧有備不敢犯遷直祕閣主管潼川路安撫司公事毋憂免喪差知潼川約已裕民治効大著了翁去國十有七年始被召上迎勞優渥入對首論人與天地一本必與天地相似而後可以無曠天位次論人才風俗五事并郡邑強餘弱枝之弊所宜變通上嘉納之進兵部郎中改司封兼國史編修轉對首言江淮襄蜀當分爲四重鎮擇人以任虚心以聽假以事權資以財用爲聯絡守禦之計次論蜀邊墾田及實錄關文等事嘉定十六年爲省



試參詳官累遷起居舍人入奏言事變倚伏人心向背疆場安危鄰寇動靜其幾有五宜察時幾恭天命尊道揆嚴法守集思廣益汲汲圖之又言君臣上下必同心一德而後平居有所補益緩急有所倚仗不可人自爲謀面從腹誹習諛踵陋臣實懼焉願陛下察人心之邪正推世變之倚伏開拓規模收拾人物庶幾臨事無乏才之歎其言剴切會史彌遠專權廢立了翁積憂成疾求退不許遷起居郎寶慶元年雷發非時理宗言朕心終夕不安了翁因奏義理所安人心卽謂之天非此心之外別有所謂天地神明也陛下盍卽所不安而求之對天地事大毋見羣臣親講讀皆隨事反求則大本立而無事不可爲矣又言願敷求碩儒丕闡正學圖久安長治之計中命大臣於除授之際公聽並觀然後實意所予善類皆出權工部侍郎辭疾改集

英殿修撰出知常德李知孝朱端常勅之降三官安置靖州了  
翁常言道器不相離自秦漢以來諸儒莫得其要近世復好爲  
尚莽其求於傳註者舛僞低悟於古人之遺制前香之緒言既  
無以明辨其是非而名物度數之幸存者又不察其本末乃盡  
取九經注疏正義之文據事別類錄爲九經要義其詳載弘道錄紹定  
五年起寶章閣待制漳州路安撫使知瀘州瀘素稱大藩控制  
邊而二千里武備不修賊郭不洽了翁爲重葺樓櫓增置器械  
教習牌手中嚴軍律興學校蠲宿負復社倉勸糞塚百廢具舉  
進華文閣賜金帶時權臣相繼擅國了翁應詔論十弊一復三  
省之典以重六卿二復二府之典以集衆議三復都官之典以  
重省府四復侍從之典以來忠告五復經筵之典以熙聖學六  
復臺諫之典以公黜陟七復制誥之典以謹命令八復聽言之

典。以通下情。九。復三衙之典。以彊主威。十。復制閫之典。以黜私意。分別利害。衆若白黑。上讀之。感動多。舉行之。名權禮部尚書兼直學士院同修國史入對首陳彌遠十罪。又乞明君子小人之辨。以進退人物。杜塞姦回。次及修身齊家。選宗賢建內小學。皆切於上躬。改吏部尚書兼侍讀。上改容聽受。詢察政事。咨訪人才。常至漏下四十刻。退而條獻十事。乞收選保全。彌遠家御筆乞定趙汝愚配享寧廟。趣崔與之參預政事。定履畝之令。以寬民力。詔從臣集議。以楮幣儲闕才。以備緩急。搜人才。以凝國論。力圖自治之策。下罪已之詔。分別襄黃二帥。是非究見。黃陂叛卒利害。分任諸帥。區處降附。凡六閱月。前後二十餘奏。皆當時急務。上悉嘉納之。將引以知政。忌者合謀排擯。謂了翁知兵體國。乃以端明殿學士同簽書樞密院事出督視京湖軍馬。

適遼警杏至上心焦勞了翁嫌於避事不得已受命上勉勞甚  
至尋兼提舉編修武經要略思數同執政進封臨邛郡開國侯  
賜便宜詔書如張浚故事朝辭而賜御書唐人嚴武詩鶴山書  
院大字及金帶鞍馬詔宰臣飲餞遂開府江州申儆將帥調遣  
援師褒死事之臣黜退懦之將奏邊防十事甫及二旬召還尋  
改資政殿學士安撫湖南浙東福建知潭州改紹興福州皆辭  
免奉祠洞霄官嘉熙元年疾革門人來問齒正衣冠語相問蒼  
且曰平生處已澹然無營已及口授遺奏拱手而逝表聞上震  
悼輟朝數惜用才不盡贈太師諡文靖賜蘇州宅一區累贈奉  
國公所著有鶴山集周易集義易舉隅周禮井田圖說古今考  
經史雜抄師友雅言

李舜臣字子思隆州井研人自幼知書八歲能屬文少長通古

今留心天下事。推迹興廢。洞見根本。慨然有求道之志。紹興末著江東勝鑑十篇。以上言六朝皆安江東。雖嘗取勝。不肯乘機以一天下。宜爲今日之監。登乾道進士。調邛州安仁縣簿。歲侵饑。民嘯聚千百。持鉏棘大呼響震。邑令懼。閉門。舜臣曰。此非盜也。亟出德勞。遣散之。擢成都教授。辟虞允文幕府。以薦。改宣教郎。知德興。治尚風化。民有母子兄弟相訟。連年不決。舜臣爲陳孝友之道。遂相愛如初。間詣學講說。邑士稱蜀先生。罷百姓預貸償。前官積逋。民病。差役舜臣勸諸鄉。以稅數低昂定期。久近剝爲義役。期年而成。民便之。銀坑久罷。小戶猶敷本錢。官爲償之。天申大禮。助賞及軍器所需。皆不以煩民。俄幹辨。詣司審計。司遷宗正寺簿。重修裕陵玉牒。多不拘常法。必視治亂所關。謹書而備錄之。尤達於易。常曰。易起於畫。凡事理象數。皆因畫。

以見故多從中起。乾坤中畫爲誠敬，坎離中畫爲誠明，苟捨盡而論非易也。著本傳三十三篇，朱熹每爲學者稱之。又有羣經義書、小傳家塾編、次論語、鑠玉餘功錄及文集若干卷。三子心傳、道傳、性傳，皆道學後以性傳官二府，贈太史崇國公。心傳字微之，壯歲絕意，應舉閉戶，著書有史才。通故實，晚因樞與之。許奕魏了翁合薦寶慶二年，改造至闕，賜進士出身，除史館校勘。修中興四朝帝紀甫成，其三因言者罷，添差通判成都，轉著作佐郎，兼四川制置司參議軍事。端平二年，召除祕書少監，史館修撰。許辟官置局，踵修十三朝會要。三年，書成拜工部侍郎。疏言大兵之後，必有凶年，蓋其殺戮之多，賦歛之重，使斯民怨怒之氣上干陰陽之和。至於此極也。陛下所宜與諸大臣掃除亂政，與民更始，計以消惡運迎善祥，而法弊未嘗更張，民勞不

加振德既無能改於其舊而殆有甚焉故帝德未至於罔愆朝  
綱或苦於多紊廉平之吏所在鮮見而貪利無耻敢於爲惡之  
人四面而起以求逞其所欲如此而望五福來備百穀用成不  
猶緣木求魚乎臣考今日所以致旱之由曰和糴增多而民怨  
流散無所歸而民怨檢稅不盡實而民怨籍貲不以罪而民怨  
凡此皆起於火兵之後故愈積而愈極也陛下願治七年朝令  
夕改靡有常規行齋居送畧無罷日陪都園廟工作甚殷潛邸  
女冠聲焰滋熾珍玩之獻罕聞卻絕颯切之言類多厭棄律以  
成湯六事無一免者願亟降罪已之詔修六事以回天心羣臣  
之中有獻聚斂剽竊之論以求進者必重黜之俾不得以上誣  
聖德則旱雖烈猶可弭也帝從之未幾復以言奉祠避居湖州  
淳祐三年致仕卒年七十八所著有高宗繫年錄學易編誦詩

訓春秋考禮辨讀史考舊聞訓誤朝野雜記道命錄西陲泰定  
錄辨南遷錄并詩文傳于世識者病其志常重川蜀而薄東南  
之士所作吳佩項安世傳褒貶差有愧云 道傳字貫之少壯

重稍長讀程氏書玩索義理至忘寢食雖處暗室整襟危坐肅  
如也登慶元進士謁利州司戶參軍徒蓬州教授開禧用兵金  
人窺故關諸司檄道傳計事道聞吳曦反痛憤見於形色遣其  
客問道持書遺安撫楊輔論曦必敗曰彼素非雄才化順首亂  
人心離怨若因此而用之可以坐縛誠決此舉不惟內變可定  
抑使金知中國有人稍息窺覲正使不捷亦無愧千古矣曦黨  
齊降道傳折之以義不爲屈竟棄官歸職平部其抗節不撓  
進官二等嘉定初召遷太學太常二博士兼沂王府小學教授  
加著作佐郎見帝首言憂危之言不聞於朝廷非治世之象今



民力未裕民心未固財用未阜儲蓄未豐邊備未修將帥未擇風俗未能知義而不偷人才未能彙進而不乏而八者之中人才最要其盛衰繫學術之明晦今學禁雖除未嘗明示天下願下明詔崇尚正學取朱熹四書集註章句或問頒之太學執政有不樂者以語侵之道傳不爲動遷著作郎兼權考功郎官憤薛極胡渠等新進用事賄賂成風求外出知其州堯城圯弗治者築兩石壩以護並江居民益浚二壕堤陳公塆有警則決之以爲阻人心安固尋提舉江東路常平茶鹽公事至卽按部劾史胥貪縱爲民害者釋濫繫弛逋負夏旱應詔言楮幣之換官民如鬻鈔法之行商賈疑怨賦歛增加軍將椎剝皆切中時病所條荒政朝廷多從與之真德秀振饑分任池宜徽三州窮冬行風雪中不避深村窮谷賴以全活者甚衆攝宜州守行朱熹

社者法上饒新安南康諸郡翕然應命人蒙其利時懇爲吏部  
侍郎薦以自代道傳引疾乞去不許入對盡言不諱上自朝廷  
次及宮掖侍從臺諫皆箴其闕不以爲忤除兵部郎官辭不就  
出知果州至九江得疾卒年四十八詔特轉一官諡文節生平  
雖不及登朱熹之門嘗訪求所從學者與講習篤於踐履氣節  
卓然居官以惠利爲本振荒遺愛江東人久而思之三子達可  
當可獻可以獻可爲心傳後性傳字成之登嘉定進士歷幹  
辦行在諸軍審計司累遷起居舍人兼侍講疏言東周以後千  
數百年惟陛下克繼孝宗通喪三年前烈有光乞付此疏於史  
官使四海聞風民德歸厚疏備載弘道錄遷起居郎兼國史編修實錄  
檢討尋以寶章閣待制知饒州改寧國復名爲兵部侍郎權尚  
書進讀仁皇訓典勸帝效學從之累拜端明殿學士簽書樞密

院事兼權參知政事奉洞霄宮祠致仕卒贈少保

楊泰之字叔正青神人蜀名儒虞仲之子自少刻志于學卧不設榻食不知味者幾十載慶元元年類試調瀘州什邡二尉轉綿州教授羅江丞制司吳獵檄置幕府與論吳曦之亂曰若士大夫不從必不敢爲亂既亂或能抗義猶將有所憚夫亂義之反也亂所以成士大夫爲之也獵奇之改知嚴道縣攝嘉定通判使者誣白珪砦將王堦寘于法坐誑誤餘人于死泰之力爭不聽棄官去安丙薦之泰之名儒子當逆臣之變勉有位者毋勳使得尺寸之柄必能見危致命召赴都堂審察以覩老辭父憂免喪改知富順監祿廩盡周鄰里又以于緝置義莊權知普州以安居安岳二縣受禍尤慘力言于安丙乞盡蠲其賦改知果州諸邑踣零錢病民儲經費之虛爲對減之張義實白發其

端泰之踵行之上于尚書省謂定爲式民歌之曰前張後楊惠  
我無疆理宗卽位趣入對言法天行健奮發英斷無牽於私意  
奪於邪說以救黷敝以新治功本朝德澤邇來斲喪無餘民無  
恒心何以爲國方以直言求人復以直言罪之臣恐言路旣梗  
士氣益消浸成衰世之風爲國者何便於此上奇其對擢爲工  
部郎中後言事者相繼皆自秦之發之遷軍器少監大理少卿  
紹定元年入對謂管川風雨爲暴水潦潰溢此陰盛陽微之證  
至於巴陵陛下昆弟與其追恤於後莫若舉行於今詔直實謀  
閣知重慶府爲書別丞相勸以急於用人去自私之心恢容人  
之度審取舍之權至官俗用大變俄主管千秋鴻禧觀李所著  
有克齋文集論語解老子辭春秋列國事日公羊穀梁類詩事  
類名物編論孟類東漢三國志南北史唐五代史類曆代通鑑

本朝長編類東漢名物編大易要言雜著凡二百九十七卷

黃震字東發慈溪人登寶祐進士調吳縣尉攝縣及長洲華亭皆有聲常平王華甫辟主管帳司文字華甫病革猶贊之強起劾罷食守三人改辟提領鎮江轉般倉分司入爲磨軍酒庫所檢察官涖史館檢閱預修寧理兩朝實錄輪對言民窮財匱乞罷給度僧道牒其徒老死卽收其所入可紓民困時宮中建內道場故首及之帝怒批降三秩卽出國門用諫官言得寢山通判廣德軍初孝宗頒朱熹社倉法於天下而廣德官自置倉小民困於納息至以息爲本橫取於民議者以自朱熹不敢變震曰不然法出於堯舜三代聖人猶且變通安有儒者爲法不思掇其弊耶爲別買田六百畝以其租代社倉息約非凶年不貸而貸者不取息民甚便之郡有祠山廟歲祈禱以數十萬計牲

皆用牛或自嬰桎梏掠以徼福震悉杖而禁之俗又有埋藏  
會爲坎於庭以牲品納其中而封鏞之明發失其所在震以爲  
妖嚴加禁絕賈似道從子蕃世爲守驕縱不法震數與爭論蕃  
世疏震撓政解官尋通判紹興復海寇僂之撫州僞擢爲知州  
震單車疾馳之官法嚴惠流米價日減餓者親煮粥食之勞者  
請爵賞于朝所全活亾鼻轉運司下州糶米七萬石震曰民不  
堪重困以沒官田三莊所入應之稍間則補刻六經儀禮修復  
朱熹祠榭晏殊里門新舊學造社稷祭器復風雷祀勸民種麥  
禁競渡船善政畢舉詔增秩提舉常平倉司有結開拒捕事開  
尚書省繫獄久無敢決震謂結開猶他郡結甲非作亂比况已  
經數赦令釋之新城光澤二界民夾溪而處歲忿鬪爭魚知縣  
蹇雄擾之因相結焚掠民居震劾罷雄諭其民散去慈幼局名

存實亡震爲損益舊法有貧者當婉許里胥請於官贖之成活者衆定役法先令縣覈民產業不使下戶受抑於上戶又大興水利豪右所占廢陂壞堰悉復之改提點刑獄決滯獄清民訟赫如神明俄以言去奉雲臺祠似道罷召爲宗正寺簿移浙東提舉常平兼判紹興福王府長史震奏朝廷之制尊卑不同而紀綱不可紊外雖藩王監司得言之今爲其屬豈敢察非補過同辭不拜嘗語人曰非聖人之書不可觀無益之詩文不可也居官恒未明視事事至立決自奉儉薄人有急難則周之不少吝所著有日抄一百卷卒門人私諡曰文潔先生

湯漢字伯紀安仁人少與其兄干中皆知名當時柴中行見而奇之其德秀在諫廷爲賓客嘗造趙汝談許曰當今第一流也趙汝騰薦漢於朝詔免解充象山書院堂長赴禮部別院試

正奏名授上饒縣簿轉運趙希堅言漢海內知名士豈宜吏之  
州縣詔循兩資差信州教授兼書院山長淳祐十二年進史館  
實錄院校勘會大水。上封事曰。君心敬肆之別。實上天喜怒之  
由。一念之敬。上帝臨汝。祥風慶雲。所從出也。一念之肆。上帝震  
怒。妖祲陰沴。所從生也。火災又言。任天下之大。立心不可不公。  
守天下之重。持心不可不敬。陛下膺皇天眷命。受祖宗寶圖。則  
不當懷私恩。爲天下共主。以億兆寄命。則不當隆私親。大臣趨  
臣。服休服采。皆陛下所倚仗。則不當信私人。三省密院。朝廷發  
號布政所從出。則不當有私令。四海九州。土宇版章。皆陛下所  
有。則不當殖私財。何乃弗念皇天祖宗之德。而報荅私恩。弗恤  
羣黎百姓之苦。而富貴私親。公卿在廷。其信任不若近習之薦  
中書造命。其除行不若內批之專。往者上畏天戒。下恤人言。內



則拘制於權臣外則恐怯於彊敵敬心尚未敢盡弛則私意亦未得盡行比來天戒人言旣已玩熟而貪濁柄國黷貨行私故不得不縱陛下所欲於是定策之碑忽從中出貴戚子弟交通中外土木興作威豎資緣展轉流毒至於御筆之出上則廢朝令下則侵有司難以訟牒細故皆得藉羣瑤之勢徹清都之壘此所以感動天地而水火之災發出於數月之內陛下得不亟爲治亂持危之計而可復以常日玩易之心處之乎授太學博士轉對言太祖之天下壞其半者京黼也今日之天下壞其半者鄭清之也又曰苟有志爲治必先正其綱紀彊其根本固其藩籬然後心廣體胖泮渙優游其樂無極矣舍此不務而徒以九重之深一笑之適以爲樂反而思之吾有朝廷而不能治吾有黎民而無與保起視四境外侮又至雖有鄭衛之音燕趙之

色建章之麗瓊林之積亦獨何樂哉名試館職遷校書郎皇太子冠差充太常博士命引賓贊以冠笄進詔太子拜謝升祕書郎轉對言今日扶危救亂無復他策在乎人主清心無欲盡用天下之財力以治兵大臣公心無我盡用天下之人才以彊本庶幾尚有以亡爲存之理由提舉福建常平劾福守史嵩之舉守謝皇不法名爲禮部郎官兼太子侍讀尋以直文華閣改知寧國隆興二府仍尚左郎官兼玉牒檢討入對願陛下端本澄源虛已盡下恢大公之道開不諱之門使朝廷之上光明洞達無邪孽之根四海之內歡欣交迓無怨戾之氣臣之忠愛莫切於此遷太府少卿祕書少監兼太子諭德疏論董宋臣十餘年來聲焰薰灼其力能去壺諫排大臣結連兇渠參會惡德以致兵戈相尋陛下灼見其故斥而遠之臣意其跡已絕豈料陰消

再凝冰解驥合既得自便卽圖復用使之出入壺奧給事宗廟  
重干神人之怒再基禍亂之源上下皇惑大小切齒陛下方爲  
之辨明大臣方與之和解臣竊以爲計之過也不聽乞休太子  
勉留授祕閣修撰知吉州度宗卽位召除太常少卿兼國史編  
修實錄檢討起居郎兼侍讀入奏願陛下持一敬心以正百度  
其愛身也不以物欲撓其和平其正家也不以私昵隳其法度  
政事必出於朝廷而預防於多門人才必由於明揚而深杜於  
邪徑擢中書舍人累遷工部尚書顯文閣直學士五辭召命以  
端明殿學士賜金帶致仕卒年七十一贈正奉大夫諡文清漢  
介潔有守恬於進取有文集六十卷

方逢辰字君錫淳安人自幼天稟卓絕刻苦問學夜誦徹旦無  
書不徧而會極於周程朱子之學以格物爲窮理之本篤行爲

修己之要既長人物魁岸聲如洪鐘初名夢魁淳祐十年進士  
第一理宗改今名授幕職歷興州郡所至以教化爲先務暇日  
從容庠序授學者以求端用力之方東陽士聞義塾迎之從遊  
著數百人尋創家塾授徒以居累官兵部侍郎國史修撰兼侍  
讀鄭清之賈似道擅權逢辰叩關言事辭旨激烈忤似道意乃  
稱疾歸度宗立問其講授之所御書石峽書院四事爲扁仍賜  
手詔曰近進士一科文章盛而古意衰卿以儒碩早魁多士晚  
更倡明正學作新士習一意以繼往開來爲已任朕甚嘉之其  
眷遇如此後卒于家所著有孝經解易外傳尚書釋傳學庸註  
釋格物入門諸書行于世學者稱爲蛟峰先生

王應麟字伯厚慶元府人父撝知徽州有惠政嘗進忠諫于朝  
丁大全欲致之不可得同日雙生二子口應麟應鳳應麟九歲

通六經從王荃學登淳祐進士調西安簿知縣翁甫聞諸校欲  
爲亂倉皇不知所出應麟以理論服之差監平江百萬倉調浙  
西常平茶鹽主管帳司父憂服除改揚州教授應麟常言今之  
習舉業者苟沽名譽得則一切委棄於典章制度漫不加省非  
國家所望於通儒乃閉門發憤假館閣書讀之與弟應鳳相繼  
著中博學宏詞科詔書褒美添差浙西安撫司幹辦公事帝御  
殿策士召應麟覆考得第七卷讀之乃頓首曰是卷古誼若龜  
鏡思肝如鐵石敢爲得士賀帝悅寘首選及唱名乃文天祥也  
久之歷主管三省密院架閣文字國子學錄武學博士疏言當  
今事勢艱難輿圖益蹙人才日乏民力日殫宜強於爲善增修  
其德無自沮怠恢弘士氣操綱紀而明委任謹左右而防壅蔽  
求哲人以輔後嗣帝嘉之遷太常主簿面對言淮戍方警蜀道

孔艱取功未集而吝賞民力既困而重歛大非修攘之計願今  
勿以宴安自逸容悅自寬帝爲愀然時丁大全諱言遇事奏罷  
應麟未幾大全敗起爲台州通判累遷祕書郎兼沂王府教授  
彗星見言應天變莫先回人心回人心莫先受直言箝天下之  
口沮直臣之氣如應天何改著作郎度宗立權直學士院兼崇  
政殿說書值人日大雪帝問故事應麟詎唐季囑等應制詩以  
對因奏亦雪過多民生饑寒方寸仁愛宜謹感名除將作監轉  
對言人君防未萌之欲存不已之誠擢侍立修注官祕書少監  
兼侍講疏論市舶不報又兼起居中書二舍人會賈似道入相  
葉夢鼎江萬里各求去似道亦求去應麟奏孝宗朝闕相者亦  
逾年似道聞之大怒語包恢曰我去王伯厚無難第此人素著  
文學不欲使天下譏我棄名士彼盍少自貶恢以告笑曰廷相

之患小負君之罪大適遇冬雷應麟言十月之雷惟東漢數見  
廼命令不專姦邪並進卑踰尊外陵內之象當清天君以蒼天  
命體天德以回天心守成必法祖宗御治必總威福似道決意  
逐之應麟牒閣門直前奏對謂用人莫先於察君子小人方袖  
疏待班臺臣亟疏駁之罷爲祕閣修撰主管崇禧觀由是二史  
直前之制遂廢久之起知徽州父老喜曰此清白太守子也至  
則抑豪右省租賦民大悅之召爲祕書監兼國史編修實錄檢  
討權吏部侍郎指陳成敗逆順之說且曰國家所恃者大江漢  
不容緩今乃從容如常事幾一失恐生不測帝不懌會以母憂  
去似道潰師江上授應麟中書舍人兼直學士院卽疏陳十事  
曰憲征討明政刑厲廢弛通下情求遺材練軍實備糧餉舉實  
能擇收守防海道因請集諸路勤王之師有能率先至者厚賞

以作其勇敢之氣并力進戰無拘和故虛文遷禮部侍郎日食  
陳備禦十策皆不及用尋轉尚書兼給事中繳駁徐夔爲御史  
與留夢炎同鄉有私人之嫌黃萬石蠱戾無學南昌失守誤國  
罪大吳浚貪墨輕躁今方欲引用善類恐反爲所搏噬又奏夢  
炎并令慢謙諫言弗用今之賈降者多其任用之士疏再上不  
報出關俟命再奏因危急而紊紀綱以偏見而拂公議勢不當  
留遂東歸朝議奪其要路寵以清秩詔中使譚純德召授翰林  
學士應麟力辭家居後二十年方卒所著有深寧集一百卷通  
鑑地理考一百卷玉海二百卷又被垣類藪詩考詩地理考漢  
藝文志攷證通鑑荅問困學紀聞彙訓集解踐阼篇補注急就  
篇并王會篇小學糾珠詞學指南題苑筆游姓氏急就篇漢制  
攷六經天文編小學諷詠凡六百九十餘卷行于世



弘簡錄卷一百八十一

終

弘簡錄卷一百八十二

明刑部員外郎仁和弘齋邵經邦學

皇清翰林院侍講學士四世孫遠平校閱

文翰 宋十之一

楊億

從祖徽之弟偉  
從子絳宗人微

劉筠

宋白

胡旦

朱昂

趙隣幾

何承裕

鄭起

高頌

李度

韓溥

鞠常

郭忠恕

錢熙

陳充

宋綬子敏求

夏侯嘉正

羅處約

路振

崔遵度

楊億字大年建州浦城人祖文逸南唐爲玉山令夢一道士來  
謁自稱懷玉山人未幾生億有毛被體長尺餘經月乃落自幼  
能言母口授以孝經卽成誦天資穎悟七歲對客談論爲文揮

翰不輟有老成風年十一博覽強記太宗聞其名詔運使張去  
華就試詞藝送闕連三日試詩賦五篇下筆立成帝賞異命送  
中書翼日下制曰汝方髫髻不由師訓精爽神助文字生知越  
景迢塵一日千里朕有望於汝也授秘書正字賜袍笏外艱服  
除會從祖徽之知許州億往依之晝夜務學不息徽之歎曰興  
吾門者在汝矣淳化中詣闕獻文改奉禮郎令讀中秘書益廣  
聞見獻二京賦命試翰林賜進士第遷光祿丞屬後苑賞花曲  
宴名于御坐側賦詩送上金明池頌帝與宰相誦其警句明年  
二月復宴苑中再以詩獻命直集賢院求歸帝知其貧屢有賜  
賚至道初上九絃琴五絃阮頌優賜緋魚二年遷著作佐郎爲  
越王生辰使時公卿表疏多假文於億名稱益著真宗尹京書  
疏悉委草定登祚拜左正言預修太宗實錄卷凡八十億獨草

五十六卷書成固請就養得處州尋名還拜左司諫知制誥賜  
金紫咸平中議靈州棄守億疏言存有大害棄有大利纏繞于  
餘言景德初知通進銀臺司兼門下封駁事前宜黃簿王太冲  
擢大理評事億封還詔書言胥吏之賤不當任清秩太冲遂補  
外俄判史館預修冊府元龜與王欽若同爲總領序次體制皆  
億裁定羣寮分撰篇序詔經億竄定方用三年拜翰林學士同  
修國史凡變例多出其手祥符初轉兵部員外戶部郎中億體  
素清羸以疾求解近職優詔不許但權免朝直在告上屢遣中  
使挾醫診視億上章謝上作詩批紙尾有副予前席待名賢之  
句性剛介寡合重交遊尚名節一時文士咸賴其題品與李繼  
路振刁衍陳鉞劉筠輩厚善欽若驟貴億素薄共爲人欽若銜  
之陳彭年亦以文史售進忌億名出其右相與訾毀真宗將立

劉后欲令億草詔，丁謂喻旨億難之，謂曰：勉爲此，不憂不富貴。億曰：如此富貴非所願也。乃陽狂奔，陽翟臺官劾之，左授太常少卿，分司西京。許就養病，上親緘藥劑，加賜金帛。億表謝，作君可思賦，以摠忠悃。開府書成，進秘書監。七年病愈，起知汝州。代還久之，不遷。會加上玉皇聖號，表求陪預，命爲叅詳儀制副使。俄知禮儀院判秘閣，太常寺天禧二年拜工部侍郎，權知貢舉。內艱，起復，屬行郊禮，以億典禮樂，復爲翰林學士，詔注釋御集。兼史館修撰，判館事，權景靈宮副使。卒年五十七。贈禮部尚書。無子，立從子紘爲後。錄爲奉禮郎。億文格雄健，才思敏捷，兼以體製精密，綽有規裁。朝廷典章制度，多取正。喜訓誘後進，藉以成名者甚衆。一時學者翕然宗之。手集當世述作數千篇，爲筆苑時文錄。性好周給，所得祿俸散親友，輒盡。留心釋典，禪觀。

之學所著有括蒼武夷穎陰韓城退居汝陽蓬山冠麓等集內  
外制刀筆共一百九十四卷 徽之字仲猷祖郃仕闕爲義軍

枝家世尚武父澄折節爲儒終浦城令徽之幼刻苦向學邑人  
江文蔚善賦江爲能詩因與之游遂齊名南唐時嘗肄業溱陽  
之廬山潛服至汴以文投竇儀王朴深加賞遇周顯德中舉進  
士世宗命覆試同時登第者十六人惟徽之與李罕何贖趙陟  
幾中選授校書郎遷集賢校理著作佐郎與竇贖同纂禮樂書  
宰相范質器重之宋乾德初出爲天興令府帥王彥超知其名  
待以賓禮蜀平移峨眉令與宋白吟詠酬答遷左拾遺右補闕  
代還太宗素聞其詩名因索所著徽之獻數百篇有十年流落  
今何幸叨遇君王問姓名之句上稱賞自是聖制多以別本爲  
賜累遷庫部員外郎賜金紫會緝文苑英華以徽之精於風雅

命編詩百八十卷。歷兵刑二部。郎中獻雍熙詞。上廢其韻。以賜  
端拱初。拜左諫議大夫。出知許州。入判史館。修撰上言。陛下嗣  
統鴻圖。闢揚文治。廢墜修舉。儒學饒然。擅文章者多。超遷。明  
經業者罕。除用。向非振舉。曷勸專勤。師法不傳。祖述安在。且京  
師四方之會。太學首善之地。今五經博士並闕。其員非所以崇  
教化。獎人材。由內及外之道也。望發明詔。博求通經之士。簡之  
朝著。拔自草萊。增置員數。分教胄子。隨其所業。授以廩稍。且優  
加旌別。使淹賈經士。皆蒙厚賞。則天下知所勸矣。太宗嘉納。謂  
宰相曰。徵之儒雅。操履無玷。宜置館閣。未幾。判集賢院。嘗預觀  
燈。乾元樓上。嘉其精力不衰。坐漏洩。張洎語出。爲山南東道行  
軍司馬。改鎮安軍。真宗尹開封。令充判官。東宮建。兼左庶子。嘗  
出巡田。太子作詩言懷。因以寄之。遷給事中。登祚。拜工部侍郎。

樞密直學士咸平中轉禮兵二部兼秘書監特授翰林侍讀學士入謝命坐勞曰圖書之府清淨無事仰卿得以養性也未幾以足疾罷郊祀錫賚如例車駕北巡及駐大名並詔存問卒年八十贈兵部尚書賻錢絹無子錄外孫宋綬姪孫偃集並同學究出身徵之純厚清介多識典故善談論守規矩尚名教尤疾非道于進嘗言溫仲舒寇準用搏擊取貴位使後輩務習趨競禮俗寢薄世謂其知言性寡諧俗惟李昉王祐深所推服與石熙載李穆賈黃中爲文義交自唐室以來士族人物悉能詳記酷好吟詠每對客論詩終日忘倦有集二十卷上令夏侯嶠取以進妻王氏卒葬復以緡帛賜其家弟偉字子奇幼學于億天禧元年獻頌名試學士院賜及第授校書郎知龍游縣歷遷太常博士集賢校理通判單州會州卒李素謀殺巡檢使合二



百餘人闖入鼓角門州將懼不敢出偉挺身往諭卒皆投兵聽命籍首惡十餘人斬之餘悉散釋徙知祥符提點開封縣鎮公事再遷兵部員外郎同修起居注偉清慎罕治劇才常乘小笏以朝仁宗識之命知制誥擢權諫院當時譏其亡補累進中書舍人卒贈禮部侍郎 絃字望之歷官知鄆縣以億遺集獻得賜進士出身通判越州知筠州提點江東刑獄歷荆南福建轉運按察使所至開義倉以賑饑民然御下甚急與王鼎王綽號江東三虎坐降知衡州轉湖州終太常少卿生平性嚴雖家居對兒女不妄言笑聚書萬卷手抄事實名窺豹篇 宗人澈字晏如父思進天福中渡海因家青州之北海累佐使幕爲趙鎮從事澈幼聰警七歲讀春秋左傳曉大義周宰相李穀召令默誦無遺甚異之年十六假招慶令建隆初舉進士竇儀許其文

詞敏速可富書檄之任調河內主簿遷青州司戶參軍鞫獄平  
允無所阿畏太祖知其名名試禁中改著作佐郎出知渠州江  
南平命通判虔州單騎入其境諭以朝廷威信偽帥郭再興聽  
命卽奉符以待悉料城中軍士之勇壯者凡五百人爲一綱併  
擒土豪黎羅二姓悉送京師遷右贊善大夫擢知澶州事親以  
孝聞求便侍養徙判青州三遷祠部員外郎改知舒州轉度支  
郎中咸平初爲雍王府記室參軍賜金紫從留守東京充判官  
卒年七十四子魯淳化進士職外員外郎

冊曰有宋藝早寔維億始駢儷是沿厥體敬訖柳穆振之  
力苦不逮廬陵蚺與眉山繼軌方駕昌黎蚺蚪諸子一代  
文章兩鉅公爾

劉筠字子儀大名人登進士爲館陶縣尉代還授大理評事楊

億奉詔校太清樓書試選人擢筠第一轉秘閣校理真宗北巡命爲大名觀察判官自邊鄙罷兵國家閒暇帝垂意篇籍集諸儒考論文章爲一代之典筠預修圖經及冊府元龜推爲精敏屢得嘉獎帝御延和殿召筠與陳從易賦詩稱善祀汾陰又命筠與錢逸宋綬陳越纂所過地志風物故實善惡名曰土訓以奏時方興禮文之事筠數上賦頌冊府書成進左正言直史館修起居注屬病予告詔續其俸遷左司諫知制誥加史館修撰出知鄧州改陳州還糾察在京刑獄遷兵部員外郎同知貢舉進翰林學士嘗草丁謂與李廸罷相制旣而謂復留令別草筠不奉詔乃更名晏殊筠出遇之殊側面而過不敢揖蓋內有所愧也謂寔擅權筠曰姦人用事安可久居此請外以右諫議大夫知廬州仁宗遷給事中復入翰林踰月拜御史中丞故事三

院御史言事皆先白中丞筠。勝臺中曰：御史自言事毋先白。天聖二年進禮部侍郎知貢舉，俄以樞密直學士知潁州名還。進學士承旨，再知貢舉。進龍圖閣直學士，同修國史，判尚書都省，祀南郊為禮儀使，請宿齋太廟。日罷朝，饗玉清昭應宮，候禮成備饗，駕恭謝從之。筠素愛廬江築室城中，構閣藏前後所賜書。帝飛白題曰：聖文秘書奉之閣。再知廬州管塚墓，自為銘刻之。尋卒。生平工為詩，億初識拔，後與齊名。時號楊劉。凡三入禁林，三典貢部，以策論升降天下士。自筠始，性不苟合，論事明遠而治尚簡嚴。晚為陽翟富人奏求恩澤，清議少之。著冊府應言榮遇禁林，肥川中司汝陰，三入玉堂。凡七集子，蚤卒。田廬沒官，包拯少時為筠所知，及拯顯，奏立族子為後，以田廬還之。

宋白，字太素，大名人。未冠，善屬文，性豪俊，初尚氣節，重交游，客

鄴杜間武人張瓊館遇之甚厚著名詞場登建隆進士乾德初  
獻文百軸試拔萃高等授著作郎賜襲衣屨帶蜀平爲玉津令  
開寶中閻丕王洞交薦白以親老乞外連知蒲城衛南二縣太  
宗潛藩時常獻以文有襲衣之賜登祚擢左拾遺知兗州召還  
奉唐玄宗泰山刻銘以獻且述東人望幸之意俄直史館預修  
實錄判吏部南曹劉繼元降奏平晉頌上喜名至行宮褒慰還  
京拜中書舍人賜金紫累加禮部侍郎前後凡三知貢舉蘇易  
簡王禹偁胡宿李宗諤皆所得士也有進士趙慶者素無行游  
何承矩之門白嘗過承矩酣飲慶潛出拜白求薦人多指以爲  
辭寇準又言白家用黃金器乃舉人所賂遂出爲保大軍行軍  
司馬踰年自陳有來日苦少去日苦多之語太宗憫之名還爲  
衛尉卿歷禮戶二部侍郎學士承旨兼秘書監真宗卽位累拜

禮部尚書白學問宏博屬文敏贈然辭意放蕩少法度在內署  
久頗厭番直草辭疎略多不愜旨罷爲刑部尚書判集賢院事  
故事三館學士止五日內殿起居會用錢易言悉令赴外朝白  
羸老步梗再表乞致仕東封進吏部尚書卒年七十七贈左僕  
射初諡文憲以乏檢操改文安有集百卷子憲臣國子博士得  
臣進士及第至太常丞良臣太子中舍忠臣殿中丞從子唐臣  
試正字孫懿孫將作監簿孝孫試校書郎白雅善談諧不拘小  
節贍濟親族撫卹孤遺世多其雍睦聚書數萬卷及古圖書皆  
類故事千餘門號建章集凡居賢編附遺落者多綴綴之喜獎  
掖後進有文藝者胡旦田錫皆出其門下獨惡陳彭年爲人黜  
落之後彭年居近侍爲貢舉條制多所關防蓋爲白設也

胡旦字周父澠州渤海人少有才華博學能文擢進士第一爲

將作監丞通判昇州黥李氏時所度僧爲兵遷左拾遺直史館  
數言時政出爲淮南東路運副知海州踰年召歸獻河平頌曰  
天祚我宋以君兆民配大成休惟堯與隣粵大有水昏墊下人  
我防大患惟河之屯逆遜遠投姦普屏外聖道如隄崇崇海內  
帝曰守文是塞是訖訓爾衛兵程是忝民民以勤力臣以勤職  
役云告終河以之塞唐堯懷山實警神德漢武宣防實彰令式  
我塞長河融流惠澤明明聖功萬代咸則太宗覽之至逆遜姦  
普語怒其狂躁貶殿中丞商州團練副使又上平燕議曰歲之  
所臨其地受福今年春末至來年歲在宋分明年初秋至六年  
鎮在燕分從今年爲備至來春興師北兵遇春夏則覆裘皮履  
羊弓塞馬不爲用而中原士卒素不能寒往北逢暄筋力勇健  
以勇健之士驅無用之敵永福慶之時討災殃之寇成功立事

在于此矣起爲左補闕預修國史歷戶部司封員外郎知制誥  
有備書人翟頴者旦與之善因爲改姓名曰馬周令上書詆訐  
時政且自薦可爲大臣馬周坐流海島旦亦貶坊州團練副使  
徙絳州復工部員外郎直集賢院遷本曹郎中史館修撰素善  
中官王繼恩爲草制辭過美繼恩敗旦貶安遠軍行軍司馬削  
籍流潯州咸平初累移通徐二州團練副使進祠部郎中母喪  
服除追行父服已而失明以秘書監致仕卒生平喜讀書不少  
撮著漢春秋五代史略將帥要略演聖通論唐乘家傳三百餘  
卷晚尤鬻貨于棧州縣持吏短長時論薄之旣死于孫貧甚寓  
柩民間皇祐末知襄州王田爲言得贖錢以葬

朱昂字舉之由京兆徙南陽梁祖篡唐父葆光與舊臣顏楚李  
壽輩孳家而南寓潭州每正旦長至節序立南獄祠前北望號



勵殆二十年因樂衡山之勝遂家焉昂少與熊若谷邵洵美同  
學有朱遵度者好讀書人號之爲朱萬卷目昂爲小萬卷嘗經  
行廬陵道遇異人告以中原不久當有真主平一天下子仕至  
四品安用南爲昂乃北游江淮謁見揚州統兵韓令坤陳治亂  
方略令坤奇之署權楊子縣兵革之後逃亡過半昂便宜綏輯  
招復七千餘家表授縣令宋初爲衡州錄事參軍暇日讀陶潛  
閒情賦而慕之因廣其辭悉載舊史知州李昉名與語深嗟賞  
之開寶中任太子洗馬凡十五年出知蓬州徙廣安軍擒妖賊  
李仙蜀民以安宰相薛居正稱其能遷殿中丞知泗川作隋河  
辭言濟決之病民游觀之傷財乃天意所以亡隋而興唐不有  
前日之害安有今日之利哉就遷監察御史江南轉運副使真  
宗時累遷至司封吏部郎知制誥判史館受詔編次三館秘閣

書籍昂純厚有清節澹於榮利非公事不至兩府真宗知其素守每加褒賞咸平二年拜翰林學士乞骸以工部侍郎致仕故事止謝殿門上以昂進退有禮特延見命坐賜宴玉津園賦詩餞行兩制三館皆預縉紳榮之閒居自稱退叟以所得俸賜購奇書誦誦爲樂上所著資理論三卷詔付史館弟協仕至主客郎中雍王府翊善以淳謹著稱亦告老歸兄弟皆自壽時人比之二疏知府陳堯咨署其居曰東西致政坊卒自爲墓誌年八十三門人諡曰正裕先生詔加贈孫迺出身有集三十卷子正彝正辭並登進士正基虞部員外郎

趙隣幾字亞之鄆州須城人家世爲農隣幾獨好學善屬文嘗作禹別九州賦萬餘言人多傳誦登顯德進士入宋歷秘書郎許宋二州從事太平興國初名爲左贊善大人直史館改宗正

丞郭贊宋白交薦因獻頌上覽而嘉之遷左補闕知制誥數月卒年五十九遣中使護葬隣幾體貌尪弱如不勝衣爲文浩博慕徐庾及王楊盧駱之體每構思必斂衽危坐成千言始下筆屬對精切措意縝密時輩咸推服之及掌誥命繁富冗長不達體要無稱職之譽嘗追補唐武宗以來寶錄孜孜訪求遺事殆廢寢食淳化中太宗以蘇易簡言命錢熙往取時隣幾子東之蔭補郎山主簿以部糧沒于北邊就睢陽僑寓得所補會昌以來日歷二十六卷及文集三十四卷所著餼子一卷六帝年略一卷史氏懋官志五卷并他書五十餘卷來上皆塗竄之筆也詔賜其家錢十萬

何承裕晉天福進士有清才好爲歌詩嗜酒狂逸初爲中都簿桑維翰鎮究知其真率不貴以吏事累官著作佐郎直史館出

知盤屋咸陽二縣醉則露首跨牛趨府尹王彥超以名士容  
之爲治清而不煩民頗安焉每覽牒訴必戲判以喻曲直訴者  
多心伏引去開寶中自涇陽令入爲監察御史歷侍御史累知  
忠萬商三州太平興國中卒

鄭起字孟隆少游京洛間佻薄無檢操舉進士獻文七軸歌詩  
尤清麗周廣順初補尉氏簿秩滿以書于范質薦爲右拾遺直  
史館恭帝初遷殿中侍御史乾德初出掌泗州市征因日語譏  
刺史張延範範深銜之密奏起嗜酒廢職出爲河西令起負才  
倜儻多所詆訐先上范質書言太祖威名太盛又嘗遇祖於路  
橫絕前導而過太祖弗之較也會蜀平當徙遠官起不欲往乃  
炙烙其足因成疾卒

高頌字子奇雍丘人力學彊記手寫書千卷後唐清泰中擢乙

科四遷魏博觀察支使周顯德中符彥卿奏署掌書記時左右多肆貪虐惟頤清苦守法在職計口受費餘皆不納魏人愛之適太宗親迎懿德皇后于大名彥卿遣頤迎候日夕陪接尤仲欵好後隨彥卿鎮鳳翔天雄軍以病免雍熙二年子南金舉學究自陳臣父年八十四嘗佐使幕願賜一第庶獲寸祿以養太宗語宰相宋琪曰惜頤老矣不欲煩以官擢南金第拜頤左補闕致仕賜錢十萬後卒于家頤素性純樸老而彌篤時稱爲長者次子鼎舉進士至殿中丞

李度洛陽人工於詩有醉輕浮世事老重故鄉人之句周顯德中擢第授永寧縣簿累遷殿中丞知歙州坐事左遷絳州團練十年不調在歙嘗刻所著詩於石有中黃門傳入禁中太宗見之語宰相令召至對於便殿與語甚悅擢爲虞部員外郎直史

館賜緋端拱初耕藉田加恩交州黎桓命度借太常少卿充國  
信副使賜詩寵行未至卒年五十七弟康亦善詩登太平興國  
進士官至右贊善大夫

韓洙長安人休之裔孫也少俊敏能文周顯德進士開寶初自  
靜難軍掌書記召爲監察御史三遷至庫部員外郎知華州同  
判靈州再轉司門郎中淳化中以病辭職洙博學善持論詳練  
臺閣故事多知唐朝氏族與人談亶亶然可聽尤善筆札搢紳  
頗推重之弟洎亦進士及第

鞠常字可久高密人祖真黃縣令父慶孫申州團練判官常少  
好學善屬文漢乾祐二年擢第授校書郎周廣順中弟愉亦登  
進士父子兄弟咸有詩名范質薦常充集賢校理出爲鄆州觀  
祭支使歷承興軍掌書記伊陽猗氏二縣令蔡州防禦判官復

卒介休魏縣開寶中趙普薦爲著作佐郎嘗著四時成歲賦春  
蘭賦頗存託興有集二十卷後終清河今年僅四十七子仲謀  
字有開登雍熙進士素有才幹歷監察御史東京留守推官陝  
西轉運至兵部員外郎

郭忠恕字恕先洛陽人七歲誦書屬文舉童子及第尤工篆籀  
弱冠漢相陰公名之拂衣去周廣順中爲宗正丞兼國子博士  
建隆初坐酒失貶乾州司戶參軍又擅離貶所削籍配靈武遠  
流落不仕游岐雍京洛間縱飲踈弛逢人無貴賤輒呼前有佳  
山水卽淹留淹旬不去或踰月不食盛暑暴日中體不沾汗窮  
冬鑿河水而浴凌澌消解人皆異之尤善畫所圖屋室重複之  
狀極臻精妙多游王侯公卿家或待以美醞豫張紈素於壁乘  
興卽畫苟意不欲固請之必怒而去得者藏以爲寶太宗聞其

名名赴闕投國子監簿賜襲衣銀帶錢五萬令刊定歷代字書  
性無檢局樂放縱上憐其才每優容之益使酒肆言謗讟以擅  
鬻官物詔減死決杖流登州行至齊州臨邑謂部送吏曰我今  
逝矣因培地爲穴度可容其面俯窺焉而卒藁葬道側後累月  
故人取其尸將改葬之體甚輕若蟬蛻然所定古今尚書并釋  
文行於世

錢熙字太雅泉州南安人父居讓陳洪進署清溪令熙幼穎悟  
及長博貫羣籍善屬文洪進嘉其才妻以弟之女將署府職辭  
不就著楚雁賦以見志尋復辟爲巡官專職牋奏洪進歸朝攜  
文謁李昉深加賞重爲之延譽令與子宗諤游遂登甲科補度  
州觀察推官代還寇準薦其文名試遷殿中丞賜緋魚獻四夷  
來王賦太宗嘉之命以本官直史館熙與楊徽之厚善劉昌言



同鄉徵之言張洎錢若水將被進川昌言洎其語洎疑熙交構  
訴之坐削職通判明州俄徙衡州就改太常博士真宗遷右司  
諫尋判杭州政多專達爲運使所奏徙越州爲人負氣好學善  
談笑精筆札狷躁務進自罷內職憤恚成疾卒年四十八嘗擬  
古樂府著雜言十數篇及措刑論爲識者所許有集十卷子蒙  
吉亦進士及第

陳充字若虛成都人詞學典贍雍熙中擢甲科釋褐孟州觀察  
推官就改掌書記寇準薦其文學召試授殿中丞出知明州入  
爲太常博士直昭文館歷兵刑工三部員外郎景德中同知貢  
舉轉工刑二部郎中以足疾不任朝謁山權西京御史臺祥符  
六年卒年七十充性曠達善談諳家素豪盛以聲酒自娛潛於  
榮利自號中庸子上頗熟其名以疾故不登詞職嘗取唐牛僧

孺善惡無餘論言堯舜之善伯鯀之惡俱不能及其子因作論以反之臨終自爲墓誌有集二十卷

宋綬字公垂趙州平棘人父臯度支員外郎直集賢院母楊徽之女也綬生而警敏骨奇爲外祖所鍾愛藏書悉與之母亦知書每躬自訓教以故博通經史百家文章爲時所推尚以徵之遺奏補太祝年十五名試中書真宗愛其文投大理評事遷於秘閣讀書復試學士院賜同進士出身除集賢校理與父同職累遷左正言同判太常禮院久之判憑山司建言比歲赦令蠲逋後期未報者六十八州請選官考覈於是脫桮筮三千二百人除積負數百萬擢知制誥判吏部流內銓兼史館修撰仁宗立進戶部左司郎中同修實錄歷翰林侍讀學士修唐史遷中書舍人史成進工部侍郎太后命擇前代文字可贊孝養補政

治者以上遂錄謝假惟皇戒德賦孝經論語節要及唐帝範開  
元臣僚所上聖典并君臣正理論三卷上之又引唐先天故事  
欲令羣臣對前設凡政務除拜皆取上旨書上忤太后意改龍  
圖閣學士出知應天府后崩名還將大川宰相張士遜沮之僅  
復前官議章獻明肅章懿三太后祔廟禮綬請別築宮名奉慈  
廟以安神主事多采用始置端明殿學士以命綬綬固辭因上  
言帝王之御天下在揜攬威柄頭者恩山太后朝臣多吝除拜  
而邪佞或徑取升擢今陛下躬親萬務大臣又各市恩不能推  
心悉力以輔陛下往往朋黨罔上或窺測帝旨或附會已意此  
風寢長有茲邦政惟祖宗憂此嘗謂國無外憂必有內患外憂  
不過邊事皆可預防奸邪共爲內患深可懼也願陛下深思熟  
念整齊綱紀正在今日士遜罷始拜參知政事時帝春秋富天

下無事綬慮宴樂漸肆上言人心逸於久安而患害生於所忽故立防於無事銷變於未萌事至而應不亦殆與又言臨事尚平守當機貴乎斷兆謀先乎密能守則奸不能移能斷則邪不能惑能密則事不能撓願陛下念之至若深居燕閒聲味以調六氣節宜以順四時保養聖躬宗社之休也再遷吏部侍郎宰相呂夷簡王曾論議數不同綬多是夷簡執政蔡齊間有所異政事依違不決於是皆罷以尚書左丞資政殿學士留侍講筵權判尚書都省歲餘加資政殿大學士禮部尚書知河南元昊反綬畫十事以獻復名知樞密院事遷兵部尚書復參政事時已疾母尚無恙綬起居自力區處後事而卒年五十贈司徒兼侍中諡宣獻綬孝謹清介言動有常自爲兒童時手不執錢藏書萬卷親自校讐朝廷大議論多所裁定初郊祀攝太僕卿帝

問儀物典故占對辨給因上所撰鹵簿圖十卷楊億稱其文沈壯淳麗曰吾殆不及也其筆札尤精妙卒後帝多取藏禁中

子敏求字次道及第爲館閣校勘坐蘇舜欽事出簽判集慶軍王元臣奏爲唐書編修官同知太常禮院著令嫡孫承重斬衰三年加集賢校理宋庠辟通判西京歷羣牧度支判官出知亳州治平中召爲仁宗實錄檢討官同修起居注知制誥判太常寺會公亮惡禮院劉瑾附會敏求坐以議宗室嫁娶典禮前後乖異貶知絳州尋召還徐國公主以夫兄爲姪奏官敏求疏其瀆亂天倫執正之會草呂公著罷相制王安石諭旨使明著罪狀敏求但言敷陳失實忤安石意又封還李定除御史詞頭遂解職改右諫議大夫奉朝請策試賢良方正孔文仲對語切直敏求擢箕之優等安石愈怒罷文仲人爲敏求懼賴帝全護除

史館修撰尋加龍圖閣學士命修兩朝正史掌均國公牋奏卒年六十一贈禮部侍郎敏求熟於典故家藏書三萬卷皆略誦習朝廷及士大夫疑議必就正焉嘗言河北陝西河東舉子性朴茂而辭藻不工登第者少請令運使擇薦有行藝材武者特官之又州學有舍無官故士輒去鄉里以求師請置學官後皆行之

夏侯嘉正字會之江陵人少有俊才與王禹偁羅處約齊名登進士官著作佐郎嘗爲洞庭賦備載舊史徐鉉見之曰是玄虛之流也人多傳寫端拱初太宗知其名召試擢右正言直史館兼秘閣賜緋魚元夕上御乾元門觀燈獻五言十韻詩末句云兩制誠堪羨青雲待玉輿上依韻賜之云狹劣終難舉迥才列上與蓋戒其好進也未幾被病詔以爲益王生辰使獲金幣鬻

得錢輩歸家忽一縉自地起立良久而什聞者異之疾遂篤年三十七卒子紆太子中舍

羅處約字思純華陽人伯祖褒唐末諫官父濟仕蜀歸初除開封司錄太宗尹京嘉其彊幹官至太常丞卒太平與國初兄賁舉進士上知濟子置高等至員外郎八年處約復登第與鄉士嚴儲同年俱有名嘗作論曰世嘗病太史公論道德先黃老而後六經約以爲不然道者無不由也混成而先兩儀至虛而應萬物降而爲聖人與天地準故黃老姬孔遍稱焉六經所以明道德也太上之德史傳詳矣老聃世謂方外之教然而與六經皆足以治世觀其清淨則得之矣孰先而尊孰後而卑其說多類此初調臨渙主簿遷大理評事知吳縣日與王禹偁詩什唱酬蘇杭間多傳誦後並名赴闕上自定題試之以爲著作郎直

史館賜緋魚應詔上言今三司非古制也乃唐中葉之後兵寇相仍河朔不王故自尚書省分三司以董賦調筭權之所出國用所須朝務爲急故僚吏之屬倚注尤深重其位以處之優其祿以寵之是致淺近之人用指瑕爲心計深識之士以剋剝爲身謀蝨弊相公爲日久今聖朝之政臻乎治平當求稽古之規以爲垂世之法請依六典舊儀復尚書都省丞正員外郎主事令史之屬以今三司錢刀粟帛筭權支度之事均在二十四司俾各有司存可以責其集事上謂相沿已久難於改更未幾爲荆湖路巡撫使所至以苛察立名官吏多被黜責淳化三年卒年三十三處約形神豐碩兼富詞藻見者知重然以急於進用多爲時論所薄有東觀集十卷禹偁爲序蘇易簡表上之詔付史館嚴儲後直史館使河北督軍糧陷于契丹



路振字子發唐相巖玄孫曾祖琛避地湘潭遂居焉父洵美事  
馬希果署連州從事謝病終振幼穎悟五歲誦孝經論語十歲  
聽講陰符數百言而止父責之對曰百言演道足矣餘何必學  
父大奇之十二父艱母慮其廢業日加誨激隆冬盛暑未嘗少  
懈舉進士太宗命題試扈言日出賦人罕知者獨振所作典贍  
上甚嘉之擢真甲科除大理評事通判邠徐二州召還直史館  
遷太子中允知濱州咸平中契丹犯高陽關上幸魏博遣將王  
榮以五千騎追之晝夜急奔騎馬不秣道斃者十四五天子憫  
之遣使收瘞因作祭馬文備載舊史入判大理寺累遷判登院  
院爲國史編脩官祥符初使契丹獻乘輅錄改太常博士左司  
諫擢知制誥居職文詞溫麗深愜物議屢奏賦頌爲名輩所稱  
從祀譙毫獨直繪翰屢奏填委應答無滯時推其敏贍七年同

修起居注時李仕衡方進用王欽若欲領之會上論作文之弊欽若因言路振文人惜乎不識體仕衡父誅死而振爲贈弟乃曰世有聞人以故咸不得大用卒年五十八人咸惜之錄其子綸奉禮郎振純厚無城府恂恂如也有集二十卷尤長詩詠多警句

崔遵度字堅白江陵人後徙淄川七歲好學授經於叔父憲嘗以春秋編年史漢紀傳之例爲問憲奇之曰此子他日必成令器太平興國中登第授和川簿換臨汾饋芻糧抵綏州涉無定河河沙與水混流無定跡遵度憫陷溺者相繼著銘以紀焉端拱初運副夏侯濤上其勤狀召對便殿因獻文自薦值建祕閣搢試著作佐郎淳化中李至薦遷殿中丞出知忠州李順餘黨來攻坐失守貶崇陽令移鹿邑咸平初遷太子中允引對崇政

殿索所著文，改太常丞直史館。祥符元年，同修起居注。東封，遷左司諫。遵度性清介，寡合，然與物無競，口不言是非，恬於勢利。掌右史十餘載，陛立常退，匿楹間，慮上見之，善鼓琴，得其深趣。所僦舍有小閣，植竹數本，朝退默坐彈琴，獨酌，悠然自適。常著琴箋語備載。舊史：仁宗聞壽春王府詔擇耆德方正學術之士，非遵度爲王友，賜金紫，作七言詩寵之。詔賔友之禮，當令王答拜。時府中文翰皆遵度所作，授王孝經，上復以御詩賜之。國史成，加吏部員外郎，建儲，遷吏部郎中，兼左諭德。卒年六十七。官其子二人。仁宗卽位，贈工部侍郎，又官二孫。有集二十卷。